

# 罗马确立愿景 - 第六号

复临运动史上的预言争议：理解乌利亚·史密斯与詹姆斯·怀特在但以理书11章36节上的冲突

Jeff Pippenger

2024-08-14

我们正在探讨自1798年至今在复临运动历史中出现的六个关于预言的争议。

“在历史与预言中,上帝的话语描绘了真理与谬误之间长期持续的冲突.那场冲突仍在进行.昔日所发生的事还要重演.旧的争端将被重新唤起,新的理论将不断涌现.然而,上帝的子民——那些在信仰与预言的应验上,并在宣告第一、第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上有所参与的人——知道自己的立场所在.他们拥有比精金更为宝贵的经验.他们要像磐石一样站立得稳,持守起初的信心,坚定到底。” «精选信息»第二册,第109页.

上一篇文章论及了关于罗马权势的第一场和最后一场争议;现在我们将讨论发生在 Uriah Smith 与 James White 之间的那场争议.Uriah Smith 把他自己的“私意解读”插入到第三十六节中.

第36节.王必任意而行;他必自高自大,抬举自己超乎一切神,并且说出攻击万神之神的奇异话;他必亨通,直到忿怒完毕,因为所定之事必然成就.

“此处引入的王不可能指称上文所提到的同一权势,即教皇权;因为这些特征若应用于那一权势,便不成立.” Uriah Smith,«但以理与启示录»,292.

史密斯承认前一节中的势力是“教皇罗马”,但声称第三十六节的特征并非辨认教皇罗马的预言性特征.此说法是错误的.应当记得,在1863年的反叛中,«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七个时候”被搁置,因此哈巴谷书的两块版上对“七个时候”的呈现也被拒绝.1843年和1850年的图表都在图表的正中央展示“七个时候”,而且两幅图都把十字架放在“七个时候”那条线的中央.1856年“七个时候”的新光来到并此后被拒绝之时,这标志着对哈巴谷书两块版的拒绝,也标志着对预言之灵权威的拒绝,而预言之灵明明指出这两张图表都是由上帝指示的.

据怀特姊妹所说,撒但最后的欺骗是使上帝之灵的见证失去效力;而在这里,最初的欺骗也是使上帝之灵的见证失去效力,并且这也表明同时拒绝了那两张图表上的根基真理,尤其是对七次的拒绝.

在1863年的叛乱中,制作1863年伪造图表的人正是尤赖亚·史密斯;那张图表删去了“七次”的那条线.到了1863年,尤赖亚·史密斯已经对“七次”的亮光视而不见,也无法看出但以理所指出的有两个“恼怒”.这两个“恼怒”代表临到以色列北国和犹大南国的“七次”.第一项是针对北方十个支派的,起于公元前723年,止于1798年;第二项起于公元前677年,止于1844年.

加百列在但以理书第八章来到但以理那里,解释玛拉异象,并且与他所做的工作相关,他为1844年提供了第二个见证.但以理书第八章的二千三百年在1844年结束;同样,针对北国和南国的两次忿怒中的最后一次也在那时结束.

他又说：看哪，我要使你知道在忿怒的末期将要发生的事，因为到了所定的时候，结局必至。但以理书8:19。

既有末后的终结，必先有起初的终结。两次忿怒中的后一次，这不过是“七次”的另一种表述，于1844年结束；前一次的忿怒则于1798年结束。史密斯声称不含关于教皇权任何说明的那节经文，指出了教皇制将受致命伤的年份。

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忿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但以理书 11:36。

第三十六节中的“那王”将“亨通，直到忿怒成就”。请注意史密斯在同一本书中关于《但以理书》第八章二十三、二十四节的论述；他在那本书里声称，教皇权势并不具备应验第三十六节所需的正确特征。

第23节。到他们国度的末后，悖逆的人罪恶满盈的时候，必兴起一位面貌凶暴、通晓深奥言语的王。第24节。他的权势必大，却不是凭自己的力量；他必施行惊人的毁灭，并且兴旺，行事顺利，并要毁灭强盛者和圣民。第25节。他用谋略使诡诈在他手中亨通；他心里自高，又借着和平毁灭许多人；并要起来攻击诸侯之首，但他必非因人手而被折断。

这股权势在他们国度的末期，也就是他们的统治将近终了之时，接续了山羊之国分裂后的四个王国。它当然就是第9节及其后所说的“小角”。按照对第9节的评注，把它指为罗马，一切就和谐而清楚。

“面貌凶恶的王。”摩西在预言这同一势力将给犹太人带来惩罚时，称它为“面貌凶恶的国民”（申命记28:49、50）。在战阵的气势上，没有任何民族比罗马人更为可畏。“通晓隐晦之言。”摩西在刚才所引的经文中说：“其言语你必不明白。”就犹太人而言，这话并不适用于巴比伦人、波斯人或希腊人；因为迦勒底语和希腊语在巴勒斯坦或多或少都有人使用。然而，拉丁语却不是这样。

“等到作恶的人恶贯满盈之时。”上帝子民与其压迫者之间的关联始终被放在眼前。正是因为他子民的过犯，他们才被卖为俘虏；而他们持续犯罪又招致更严厉的惩罚。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在任何时候的道德败坏，都不及他们受罗马管辖之时那般严重。

“强大，却不是凭他自己的力量。”罗马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盟友的援助，以及敌人内部的分裂，而罗马人总是准备加以利用这些分裂。罗马教廷也凭借其以宗教权威加以控制的世俗权力而强大。

“他必施行令人惊骇的毁灭。”主借先知以西结告诉犹太人，他要把他们交在“擅长毁灭的人”手中；而当罗马军队摧毁耶路撒冷时，一百一十万人被屠杀，这成为对先知的话的可怕印证。罗马在其第二个阶段，即教皇时期，也要为五千万殉道者的死亡负责。

“他也必因其权术，使他手中的诡计得逞。”罗马以权术著称，超越诸政权，正是凭此将列国纳入其掌控。此言于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皆然。于是它又借着和平毁灭了許多人。

最终，罗马借着其一位总督之手起来敌挡万君之君，对耶稣基督宣判了死刑。“但他必非因人手而灭亡”，这一表达把这股权势的毁灭与第二章中那像被击打之事等同起来。尤赖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202-204。

史密斯在该段落中两次指出,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的预言性特征可以互换,因为它们只是罗马在其两个阶段中的表现;例如但以理书第二章中铁与泥的混合,怀特姐妹将其视为教会权术与政权术的象征.当但以理在史密斯所讨论的那些经文中指出罗马“必亨通,并且施行”,又说罗马“必使权术在他手中亨通”时,史密斯声称,在第三十六节中,那位“直到忿怒完毕仍必亨通”的“王”,所表征的是异教与教皇罗马共同的一个预言性特征.随后他又断言,第三十六节中关于罗马的任何特征都不指向教皇权力.

我们曾援引史密斯的观点,以支持这样的认定:罗马就是那使异象得以应验的强盗,而第十四节中的四个预言性特征之一则是罗马自我高举.

当那时候,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你民中的强盗也必自高,为要使这异象得以成立,然而他们必败亡.但以理书 11:14.

史密斯声称,第三十六节所述那位王的特征与教皇权势并不相符,尽管他先前却主张,第十四节中自我高举的是罗马.然而,第三十六节的那位王“必自高自大”.同一位王在第三十六节还要“向万神之神说出奇异的话”.在《但以理书》中,教皇权势“要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而在《启示录》中,教皇权势褻渎至高者.

又赐给他一张口,说夸大的话和褻渎的话;又赐给他权柄,使他可以持续四十二个月.他就开口褻渎神,褻渎他的名、他的帐幕,并那些住在天上的人.启示录 13:5、6.

关于教皇权力的每一项预言性描述都在第三十六节中被指出.

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忿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 但以理书 11:36.

人的注释往往并不可靠,但许多复临派的注释家为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作证:当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论到那大罪人时,他所意译的是第三十六节.

无论用什么手段,都不要让人迷惑你们;因为那日子不会来到,除非先有背道的事,并且那不法的人,就是沉沦之子,被揭露出来;他抵挡并高抬自己,高过一切称为神的或受敬拜的,甚至像神一样坐在神的殿里,显明自己就是神.帖撒罗尼迦后书 2:2、3.

第三十六节说:“他必自高自大,并将自己高举在一切神之上”;保罗又说:“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要显露出来;他抵挡,并将自己高抬在一切称为神的或受敬拜的之上.”显然,史密斯并无先知性的权威可以声称第三十六节中的那位王与第三十六节之前经文所讨论的那位王不同.从语法上说,他没有任何根据作出这种谬误的应用;而他宣称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第三十六节不具备教皇权势的任何特征,这不过是曲解圣经,企图确立私意的解释.

我们并有更确的预言的话;你们若留意这话,便是好的,这话好像在暗处照耀的灯,直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升起.你们要先知道:经上的任何预言都不是由个人随意解释的;因为预言从来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乃是神的圣洁之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从神而来的话.彼得后书 1:19-21

在复临安息日会“老底嘉”时期的这些年间,许多复临安息日会的神学家、牧师和作家都探讨过他们认为史密斯的应用是对还是错.一位澳大利亚牧师路易斯·韦尔(早已去世),其事工的大半时间都用于反对史密斯错误的预言模式.他之所以反对,并不只是因为史密斯最终把在第45节走到结局的那位王认定为土耳其;更因为史密斯的理论架构也导致了哈米吉多顿

的错误应用.到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有一位复临安息日会的作者写了一本书,题为《复临信徒与哈米吉多顿:我们误解了预言吗?》.作者名叫唐纳德·曼塞尔,这本书至今仍可购得.

曼塞尔追溯了一战与二战前的历史,指出当人们预见两次大战的来临时,复临派的布道者开始采用史密斯的错误套用,把“土耳其进军到字面上的耶路撒冷”当作哈米吉多顿和世界末日的记号.他通过教会会友名册证明,随着每一场战争临近,许多人在布道者的预言性强调之下加入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而这种强调正是源自史密斯对哈米吉多顿的谬误观点.

当两场战争中的任一场结束且那些有缺陷的预言未能应验时,教会流失的成员多于他们通过史密斯构建的预言模式所获得的成员.

通过史密斯对米勒派基础信息的拒绝,以及他愿意推广他对《但以理书》第三十六至四十五节的个人解释,史密斯的逻辑产生了一种以时事为基础的预言模型.

在史密斯与詹姆斯·怀特就《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后一节中那位走到结局的王的争论中,詹姆斯·怀特提出了一种逻辑,简洁地呈现了史密斯那如沙土般的预言根基.怀特教导说:“预言产生历史,但历史并不能产生预言.”

在两次战争之前活跃的复临派布道者,借助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来阐述史密斯那套有缺陷的哈米吉多顿预言模型;而他们的工作在战争前夕看似如此蒙福,当该预言模型被证明是基于个人的私意解读时,却带来了净损失.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凶暴的狼.你们必凭着他们的果子认出他们来.人岂能从荆棘上摘葡萄,或从蒺藜里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坏树却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你们必凭着他们的果子认出他们来.马太福音 7:15-20.

史密斯愿意在第36节中推广他对那位王的个人预言模式,这样的做法还导致他错误地应用第六灾和哈米吉多顿.

第六位天使把他的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为要给从东方来的诸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像青蛙的污秽之灵,从龙的口、兽的口,并假先知的口里出来.因为他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的诸王那里,使他们聚集起来,要在全能神那大日子的大战中作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并保守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的羞耻.他就把他们聚集到一个地方,按希伯来话叫作哈米吉多顿.启示录 16:12-16.

正如我们先前所指出的,第六灾是在人类恩典期关闭之后才降临的,因此,其中关于要看守自己衣服警告,必然是指在米迦勒站起来、人类恩典期关闭以及第一灾开始之前发生的一项考验.第六灾指出了龙、兽和假先知的活动;他们是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下联合起来的三方联盟.这个三方联盟就是现代罗马;而用以标明并确立现代罗马的三方联盟的象征,是“你民中的强暴人”,他们“自高,为要应验异象”,并且“必跌倒”.

第六灾的警告,若被明白,能使人保守自己的衣裳;若被拒绝,便使人赤身露体,而赤身露体是老底嘉人的五个特征之一.确立那警告的象征,是“你民中的强暴者”;他们自高自大,最终跌倒.所罗门说,若神的子民没有那异象,就必灭亡.

没有异象,民就灭亡;惟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箴言 29:18

希伯来语中“perish”一词的意思是“使赤裸”，而约翰记载说：“那警醒，并看守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免得他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的羞耻。”史密斯在“北方之王”上错了，而那错误的预言基础使他得以发展出一种预言性的应用，一旦被接受，便会使人赤身露体；这正象征着老底嘉人——他们被主从口中吐出去。

史密斯毫不犹豫地与女先知的丈夫詹姆斯·怀特辩论，为他对“北方王”的新的、错误的认定辩护。复临派历史学家以及怀特姐妹都曾谈及他们那场著名的分歧。艾伦·怀特责备了她的丈夫和史密斯二人，因为他们允许关于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北方王”所指何人的意见分歧被公开发表。在1844年大失望之后复临派的第一份出版物中，詹姆斯·怀特写道：

对于耶稣在1844年第七月起来，关上门，并来到亘古常在者那里，为要领受他的国度这一点，我完全相信。参见路加福音13:25；马太福音25:10；但以理书7:13、14。然而，但以理书12:1所说米迦勒的站起来，似乎是另一件事，另有其目的。他在1844年的起来，是为着关上门，并到他父那里，领受他的国度和作王的权柄；但米迦勒的站起来，则是要在毁灭恶人并拯救他子民之中，彰显他已经拥有的王权。米迦勒要在第十一章所说的那最后的权势到了终局、无人帮助他时站起来。这权势是最后践踏神真教会的；而既然真教会仍被整个基督教世界践踏、弃绝，就可知这最后的压迫权势尚未‘到了他的结局’，米迦勒也尚未站起来。那最后践踏圣徒的权势在启示录13:11-18中被指出；它的数目是666。詹姆斯·怀特，《给小群的话》，8。

当尤赖亚·史密斯提出他所谓关于《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末后的权势”的“新亮光”时，怀雅各并不把他的这种解释视为新亮光，而是视为对根基的攻击。尤赖亚·史密斯与怀雅各之间围绕《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罗马是否为“北方之王”的争论，具有一些特定的特征；作为研究预言的人，我们应当把这些特征与复临安息日会历史上关于罗马象征的其他争论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这些特征之一是引入一种私意的解释。另一项特征则在于：要套用这种私意的解释，就必须牵强扭曲最基本的语法，因为史密斯不仅无视第三十六节中的每一项预言特征都针对罗马这一点，而且还无视语法结构的要求：第三十六节的那位王必须与前文所描绘的那位王为同一位。

另一个是，这种私人解读是否定根本真理。另一个是，它体现出对“预言之灵”权威的拒绝。另一个特征是，关于罗马的第一个错误观念会导致一种先知性模式，使人在临近人类考验期结束时无法保守自己的衣裳。还有一个，是他愿意公开推广自己的私人解读。另一个是，这种私人解读总会被标榜为“新光”。所有这些特征都体现在当前关于“你本国之民的强盗”的讨论中。

当罗马的最后一场争论——它由罗马的第一次争论所预表，而那第一次争论指认了“你民中的劫掠者”——与尤赖亚·史密斯和詹姆斯·怀特之间争论的预言线放在一起时，我们就会看到，有一类人会把他们的预言模型建立在一种私意的解读之上，而这种解读拒绝根基性的真理。

对那些基要真理的拒绝，自动意味着对预言之灵权威的拒绝，而预言之灵正是如此有力地捍卫那些基要真理的。那一类人也会愿意公开陈述他们的观点，不顾任何关于这种教导可能对全球神的子民产生影响的担忧。

1844年之后不久，在复临主义的第一代中，又出现了一场关于罗马的争论。这场争论不断被鼓动，直到在复临主义的第三代中，错误的观点被接受。我们将把关于“每日”的争论，视为在“

一行又一行”模型中我们正在考察的六条线中的第四条。

但是在我们开始讨论“罗马之争”的第四条脉络之前,需要记住的是,在前一篇文章中,当我们讨论《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十节时,我们曾说:“第十节也直接将《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七次’与隐秘的历史联系起来,但那方面的真理不在我们此处所要阐述的范围之内。”

尤赖亚·史密斯在1863年带头拒绝了“七次”。他拒绝了关于该主题的知识增长;这些内容由海勒姆·埃德森撰写,并于1856年发表于《评论》的相关文章中提出。至于史密斯与一个提出“七次”的运动有关联,却随后又在同一题目上拒绝知识增长这一事实的意义,也超出了我们此处的主题——即史密斯如何引入他所声称关于“北方之王”的“新亮光”的特征。但当我们结束对复临派关于罗马的争议这一线索的概览时,我们将回到《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十节的意义,以及史密斯拒绝那在1856年随着关于“七次”的知识增长而来到的老底嘉信息所代表的含义。

我们对第一、第二、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信仰是正确的。我们所经过的伟大路标是不可挪移的。尽管地狱的军旅可能设法把它们从根基上拔除,并洋洋自得地以为成功了,然而他们并未得逞。这些真理的柱石像永恒的群山一样坚立不移,纵然人与撒但及其军旅合力所作的一切努力,也不能撼动它们。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并且应当不断查考圣经,看这些事是否如此。《布道》,223页。

“指示我们在预言历史中方向的真理重要路标,应当谨慎守护,免得被拆毁,并被那些带来混乱而非真正亮光的理论所取代。”《信息选集》,第2册,第101、102页。

此时,会有许多举动试图动摇我们在圣所问题上的信心;但我们不可动摇。我们信仰的根基一丝一毫都不可挪移。真理仍旧是真理。那些变得摇摆不定的人,会陷入谬误的理论,最终会在我们过去关于何为真理的证据上,发现自己成了不信的人。古旧的路标必须保留,免得我们失去方向。——《文稿发布》第一卷,第55页